



林焱英

李强：一戏一格“老戏骨”

何晋文

有的人年少成名、风光无限；有的人面壁经年、百炼成钢。李强就属于后者。作为湖南省话剧院的演员，他在《毛泽东》《恰同学少年》《一大代表》等多部电视剧中饰演何叔衡，俨然一名特型演员。再看看在其它电视剧中的表演，如时下热播剧《隐秘而伟大》中的钟百鸣、《瞄准》中的唐思远，前几年播出的《黎明前的暗战》中的肖作霖、《长沙保卫战》中的戴笠……他塑造的角色，不重复、不对付，一戏一格，“老戏骨”之风卓然。

看《瞄准》第8集的一场戏戏。在烟雾缭绕的会议室里，第十兵团司令官唐思远愁眉紧锁、背着双手来回踱步。楚军的何师长率先发难，要求撤军，得到众人响应。唐思远先是反问他有没有接到撤退命令，接着又要求军长廖杰掌管手下。在廖杰也起立明确支持撤军时，唐思远连拍三下桌子，质问他们要干什么，并且强调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。钱参谋请求楚军老前辈庄高参出面劝阻却遭到拒绝，唐思远端起茶杯喝茶，一副与己无关的表情。当副官送来并宣读国防部撤退急电后，唐思远暗自舒了一口气。李强在这场戏中演活了唐思远，一个想当作家作主又没有实权、想撤退又必须装作反对、痛恨钱参谋又不动声色

的司令官。后面的几场戏同样精彩，突出了唐思远的隐忍潜藏、刚愎自用的人物特点。

抗战剧《长沙保卫战》讲述的是三次长沙保卫战中，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合抗日、广大中华儿女共赴国难的悲壮历史。剧中前方是军人浴血奋战，后方是统帅部运筹帷幄；一条战线枪炮对决，另一条战线谍影重重。在民族生死存亡之际，军统局局长戴笠在幕后协助统帅蒋介石做了大量工作，如为争取时间假意与日方谈判、暗杀叛国投敌的汪精卫、派出得力干将赴前线清查内奸等。作为特务头子，戴笠是一个诡计多端、能出奇计的人。在剧中，李强饰演的戴笠出的最大一个奇计，就是找军统香港站站长曾扩冒充宋子良与日本人去谈判，但对于戴笠考虑这个问题的过程如何想到找曾扩来冒充，交代得不够。这个特务头子的鲜活程度，应不如《隐秘而伟大》中的钟百鸣。

《隐秘而伟大》中，钟百鸣直到25集时才出现。第一个镜头是在办公室翻资料的背影，连一句台词也没有，但却紧紧地抓住了观众：这个人是谁，怎么敢跑到二处处长办公室随便翻东西？顾耀东看见了，说这个办公室不能随便进，他也只是道歉并不作任何说明解释，但他的眼睛很尖，一下就发现了放在外面大办公室桌上的一张照片，从而很快就知道那是顾耀东的座位，且知

道他去过莫干山。他不动声色地与顾耀东闲谈，很快就判断出他不可能是内奸，因为他不够斤两。钟百鸣之精明强干不知要碾压多少人。他想要和二处警察正式见面，不是选择在办公室，而是请副局长出面，邀请大家到酒店去参加酒会，并给每人送了请柬。请柬上不但有警员名字，还有警员老婆或者女伴名字。这一系列不走寻常路的“神操作”，处处透露出钟百鸣的与众不同。李强把这个笑里藏刀、精明过人、冷酷无情的角色演活了。特别是在酒会结束后，钟百鸣站在门口目送大家离去后，剥了一颗糖果嚼了起来，眼神冷酷无比，与之前的笑容可掬判若两人。很多演员都有一定演技却不能打动人心，也许差别就在眼神和微表情的把握，也许每一个动人瞬间就在某一个表情瞬间。在这几场戏中，李强的演技已经可以当得了“精湛”两字。

有人说，话剧是台上台下的思想情感交流，话剧的现场性是影视剧无法取代的。这种“现场性”带来了话剧演员表演的特质：不能修改、不可复制。这也正是话剧演员在每一场表演中想要的“新意”。在我看来，话剧演员出演电视剧的最大优势，也许就在于即兴创作。他能够在每场表演中都有超越排练的地方，知道自己这么演，观众会怎么看。

方寸之间

方寸梅花谱

胡胜盼

严冬腊月，梅开百花之先，独天下而春。翻开集邮册，细细浏览自己收藏的梅花邮票，一缕缕淡淡的梅香仿佛透过尺幅天地，弥漫在笔尖，令人忘我陶醉。我国植梅至少有三千多年的历史。《诗经》里就有“驿有梅，其实七分”的记载。

1929年，梅花曾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确定为国花。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先驱，被国人尊称为“国父”。中华民国邮政曾发行一套梅花环绕孙中山的邮票，国花托国父，可谓情深意长。1980年，我国邮政部门发行了T44《齐白石作品选》系列邮票一套，共16枚。其中第7枚为“红梅”，画面以狭长的中国画条形形式，展现了梅花迎寒风而怒放的风姿。这是新中国第一枚以梅花为主图的邮票。1982年，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，我国邮政部门发行了J84《中日邦交正常化十周年》纪念邮票一套2枚。其中第1枚邮票主图是关山月的写意梅花，图中梅花雄姿英发，不畏严寒，其铮铮铁骨寓意中华民族的民族气节。我国现有梅花品种300余种，现存有隋、唐、宋之梅，树龄长达千余年。1985年，我国邮政部门发行了T103《梅花》特种邮票，共6枚邮票和1枚小型张。6枚邮票分别为“绿萼”“垂枝”“龙游”“朱砂”“洒金”“杏梅”，小型张图为“台阁”“凝馨”，这8种最具代表性的梅花品种，是梅花专家陈俊愉教授从我国众多梅花品种中选出来的。这是新中国邮票中目前为止惟一一套梅花专题邮票。

方水土

雪峰山里赏蚕灯

邓宏顺

蚕灯出场有别于任何一种灯艺：不求雄武，不求刚烈，也不求迅猛。它讲求的是一种难得的斯文，是一种雍容的舒慢，是一种静中有动的柔和。

湖南雪峰山腹地溆浦县龙潭古镇的阳雀坡龙灯广场上，热闹的锣鼓一开场，由三人舞起的一串串蚕灯，或昂首、或扭颈、或屈体、或摇尾，首尾呼应灵活，协调如柔软一体。它们总是成双成对地“夫妻”同行，相互配合地拱动着胖胖的身躯，一走一停，一扭一进。一对，两对，直至多对排行成阵，以致占领整个龙灯表演的整场。一种和谐，一种恩爱，一种持恒，一种不显其强，又无所不能的精神力量在全场尽力地弥漫……

在雪峰山里，每至腊八节，欢快的锣鼓就敲响了“年”的大门。表演蚕灯的，依然是在家务农的村民和在外从业返乡的人们。他们在故乡的舞龙场上，就像有了难以抑制的兴奋，长长的队伍，均穿上了喜庆的套装，戴着红色的大鼓，击着金亮耀眼的锣、钹，举着大红的灯笼，舞着憨态可爱的蚕灯。看着他们或站或蹲的精妙舞姿，听着他们或急或慢的快速锣鼓，令人沉浸在青山环抱着欢乐乐园。

如在室内，蚕灯常表演技艺精湛的“双挂门”、“三招财”、“三招宝”等等。而眼前是外场表演，蚕灯展示的“太极图”、“蚕过桥”、“莲花开顶”等等，大伸大展，变幻莫测。我身边的村民悄悄告诉我，接下来的“二龙抢宝望楼台”和“春蚕上树”那才令人叫绝。

“二龙抢宝望楼台”的表演过程果然时时扣人心弦。楼台为十五张八仙高桌叠加而成，自下而上，依次为八张，四张，两张，一张构成四级高台，而最高处似是在云里雾中。一串，两串，三串，四串……一串串蚕灯先是在饱含激情的锣鼓声中，极为生动又有条不紊地围在楼台四周舞动，它们似乎在探摸、熟悉周围的地形，似乎

陈天呈

近日读蔡栋先生的文章《字中有笔与字外有字——我心目中的好书法》，心有戚戚焉。什么才是好书法？我也是困惑多多。“字中有笔，可以用双眼去欣赏；字外有字，却要用心灵去感受，它是更高层次的审美。需要我们一辈子的努力。”蔡栋先生说得好。某日，蔡栋先生发手机所拍“春风大雅”四个大字书法条幅与我，清雅洒脱，仿佛长风高天而落。

今世之书乱花日益迷人眼，春风大雅却睽违久矣。

《诗经》曰“风”，我们的先人于观风独有心得。大汉以“大风起兮”开启一个壮阔的时代，反反复复读汉碑，赞叹流连，深觉汉碑之格局气势除了壮阔还是壮阔，非后世所能及；六朝人喜欢谈玄，吴均自富阳至桐庐，眼中山水“风烟俱净”；王羲之的书法也如山阴道上镜中游，空灵清峻，一尘不染；走进初唐，高风渐滋，王勃抬起头“风烟望五津”，王勃望见的风烟不同于六朝，有一



在俯首商议登上高台的方案，也似乎在相互鼓励和暗里较劲。忽然，一串蚕灯昂起头来，爬上桌台。于是，第二串，第三串，第四串，都相继爬上了一层，二层、三层和楼台之巅。在锣鼓最为激越的时刻，它们高高昂起蚕头，对天仰望，以不停地划圆来向苍天祈求新年庄稼丰收，国泰民安。极尽灯艺之后，一串串蚕灯又以神秘的爬技在穿插中依次缓缓下到地面。整个表演过程，只见蚕灯上下，不露一丝桌形！我仔细观察过桌脚与桌面之间的衔接，找不到特别的保安措施，只是桌脚与桌脚衔接处垫有一叠防滑的冥纸。表演者在高空上下，全凭相互配合的功夫和数百年来积累的表演经验。

雪峰山里的蚕灯传说，与天意紧密相关——明代弘治年间的某个夏天，由于害虫狂作，农作物几近毁灭。张氏先祖祭天求援，第二天，果然有无数天蚕从天而降，并飘落在庄稼上与害虫搏杀。三天三夜之后，奇迹出现了，所有害虫都被这种天虫吞丝缚住，窒息灭绝。当年不仅庄稼丰收，还收获了大量纺织制衣的蚕茧。为纪念这种天虫，张氏族人商定做成蚕灯，每逢春节，用舞蚕灯来恭贺新春，祈求来年风调雨顺。因此，蚕灯作为张姓人家的年灯，至今已在雪峰山里相传500余年。时至今日，蚕灯已不限于张姓，还被政府列为省、市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
此时，蚕灯在表演“春蚕上树”一幕。我听不出锣鼓发出了怎样的暗号，围在古树下的多串蚕灯中，蓦然就见灯头爬上了树干。随后，看到舞蚕灯的人，只见一对对春蚕一边“吃”着桑叶，一边在向上爬行。不久，整个古树虬枝上就缠满了食桑作茧的蚕灯。这时我已完全忘了巧手的工匠是如何砍竹削篾，如何把数十个篾圈用棕绳相连，又是如何缝灯和涂色。蚕灯制作的精巧和舞灯人入情入境的舞艺，让人看到的是完全与竹篾无关的鲜活而灵动的生命。于是，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，“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”等诗句，就在我脑海里不停地浮现……

翰墨飘香

种寥廓大气，让你从一纸中也望得见五津，望得见无限，让你志起苍茫，不能自己。风烟本是宇宙生命的气息，张旭，颜真卿的纸上风烟正是唐人昂首阔步、热气腾腾的生命气息。大漠孤烟，长河落日，在世間，在纸上，不停地作生命的壮游。或落或起，晋唐书法不可言说的秘密，仿佛就全在这“风烟”二字里面。宋人爱读书，在书法里注入了一个时代最深的气。黄庭坚说：“万卷藏书宜子弟，十年种树长风烟”，宋人的风烟变成书斋静窗前的细韵，雅是雅得不得了，格局却小多了。幸亏有范仲淹，他从桐庐江上拈出一个“风”字，世间有了比读书多，学问高、功业大更难修炼的，就叫“风”。学问建树并不是很显著，却气象大，有风，严子陵是也。“先生之风，山高水长。”自范仲淹始，“风”比“风烟”更深入人心。

人要有述、有智慧，有功名，更要有风度和气象，他的精神才能够坚挺地立在那里，才会有风，有

徐海龙

自2020年初以来，新冠肺炎疫情极大冲击了影视制片和放映业，却推动了在线内容产业的发展，其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电商直播并喷。业内看来，今年可以说是直播电商元年。2020年新增的直播相关企业为2019年全年增量的5倍，目前有超过3.9万家直播相关企业。很多影视演员进入直播带货领域，一些电商和品牌通过与明星合作提高观看人数和成交量。2020年上半年某电商在线购物节就有300多位演艺明星参与，创下史上最大规模直播纪录。但一派如火如荼的行业态势之下，也存在很多隐忧。到下半年，直播带货的整体业绩开始明显下跌，其中影视演员直播的泡沫化倾向更为严重：演员不熟悉产品卖点和销售话术，直播现场频频“翻车”；观众众多、下单者寥寥；甚至还被曝出索要巨额“坑位费”、虚假下单、推荐伪劣产品等行为。影视演员跨界发展的利弊之辩，再次引发我们的思考。

在“明星”文化繁盛的时下，影视演员的工作已远远超越了传统职业范畴，成为“作品角色——本人——社会面孔”三位一体的形象，这三个维度的信息在影视综艺、私生活新闻、社会公共话题等多个场域共同诠释着“艺人”这一概念。同时，媒介融合也让艺人经济实现了跨界生产和多平台收益的商业模式，尤其当一名影视演员成为当红艺人后，可以整合多维度信息来打造和传播“人设”，跨媒介、跨行业，甚至出现多工种通吃、贯通全媒介资源的“超级明星现象”。影视明星直播带货的盛大场面就体现了这一点。

以“多屏、霸屏”为特征的“超级明星现象”让产业链利益最大化，是艺人及公司的商业梦想，却与演员的专业性存在冲突。演员无论作为创作主体还是商品，与传统行业的区别在于将生产工具、产品形态和营销工具集于一身，这是一柄双刃剑。在2016年直播带货兴起之前，综艺节目已经让很多影视明星实现跨界发展。尽管综艺也是一种表演，但角色丰富性、内容复杂性和表演难度远不如影视作品，而巨大的节目体量又抢占了演员的档期和精力。更重要的

园艺录

曾涤尘

那天我正在郊外一个小池塘边写生，一个小孩正在池塘里玩水。“哎呀，这相当危险呀！”“没事。”他朝我笑笑说道。用手指着一群大白鹅，“只有脚背深的水呢”。说完大笑起来。

水是温柔的、凉爽的、多情的和魔幻的，被吸引的不仅仅是小孩。只要看一下在恒河里的洗礼和傣族的泼水节，就可以知道，千百万人都在为之疯狂，水真是太好玩了！

这时他突然跑了过来，一瓢冷水径直向我的画面泼来，“哎呀！”我惊叫一声，连忙去护画面，结果还是被淋了个“满堂

2021年1月1日 星期五
责任编辑 迟美桦 版式设计 刘也

艺人们，请爱惜自己的羽毛

艺苑杂谈

是，由于综艺节目追求大众娱乐风格，大多要求嘉宾展现幽默搞笑的一面，如此一来，长期参演的演员已在观众心里扎下根，当其再次出演相对严肃、深沉的影视作品时，就容易出现“跳戏”现象。观众从看演技变成看颜值，从体验角色变成调侃艺人，正剧沦为了闹剧。

直播带货与影视表演之间的矛盾更为显著。表演是依赖预设剧本和事先排练的“二次起跳”，是一个封闭的、躲在角色背后的虚构扮演过程。直播则与之相反，它没有艺术加工的剧本和角色，是开放、真实、碎片化的对话过程。主播与受众实时互动——这种“现挂”能力并不为大多数影视演员所擅长，因此，我们看到很多明星在直播间里充当了坐镇引流的摆设。

艺术有严谨的自律性和必要的审美距离，大多数演员对此心知肚明，却因害怕被观众遗忘，硬着头皮涉水综艺、直播、短视频和电商。特别是疫情造成大量影视项目搁置、剧组停工，在特殊市场周期中，这种焦虑感更加明显。人同此心，心同此理。需要指明，从演员到明星的良性轨迹是：演员塑造出优秀作品及角色，获得赞誉、人气和社会面孔，进行跨媒介生产，再汲取更优质的影视资源，如此循环往复。可如今大有颠倒产业逻辑、舍本逐末之势。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？舍弃了影视创作的根基，长期倚重其他媒介平台维持曝光度，会急速耗尽之前的作品红利和屏幕神秘感，使“人设”和新作品单一固化，长此以往，演员面临的不仅是分身乏术和演技荒废的尴尬，更是戏路越走越窄的危机。

对于艺人来说，网红、“综艺咖”、影视演员都是可选择的角色。但对表演艺术有追求的演员，需警惕被商业逻辑反噬和透支。在媒介融合的大环境下，专注于本职，走出舒适圈，用突破性的作品说话，才是演员的正事。可喜的是，综艺市场近期涌现出一些关注演员生存现状和演技水平的节目，例如《故事里的中国》《演员请就位》等，给艺人提供了一个展示演艺才华的舞台，也让观众们更多地了解演艺行业和演员的真实状态。随着演艺市场有序复苏，相信更多演员会将工作重心调整回本职工作，用精湛演技为观众带来更多高水准影视作品。

一个玩水的小孩

曾涤尘

那天我正在郊外一个小池塘边写生，一个小孩正在池塘里玩水。

“哈哈，水还可以这样玩！”我一下顿悟了！水是自然界三大元素之一，实在神奇得很！画水彩一定要让水当主角，要学会用水！让水在画面上自由流动，让水更好地与颜料和形体结合，从而造成偶然而神奇的效应。这种忽隐忽现的朦胧手法，正是我的暗物质水彩画的表现形式。

我认为一张好画并不需要像绘制地图那样机械地去制作，也不需要像标本那样去克隆对象，而是需要做到“气韵生动”，将画面的内在生命体现出来。艺术作品需要灵魂，有生命的物体才是最美丽的。



曾涤尘作品《夕阳——会唱歌的房子》。

就。所以，我反而有些担心蔡先生“字中有笔与字外有字”之说未必有人真当回事，心里不嗤之以鼻就算好的了。因为炫技时代，人人自谓握灵蛇之珠，家家自谓抱荆山之玉；既自以为超过古人又好意思说，实则内无学殖，外示矜张、狂躁俗戾之徒大有人在。说到字外功夫，徒增反感。“书法背后的文化力量用何种可量化的形式语言可知？”早有手上功夫了得的书法博导有过如此发问。是的，我们的时代，文化力量也要追求量化，追求一切眼见为实的利益，却很少有人愿意去想象“风烟”，仰望星空。说那虚无缥缈的“风”者，痴人耳。

是的，面对前人法帖，一招一式固需睁眼看，而闭目始有深味，碑帖斑驳正如历史纵横的万千沟壑。闭上眼睛，那横如古道，有斜阳蔼蔼；那纵若深谷，有浩浩长风；闭上眼睛，恍见先贤超陌度阡，乘风而来，枉用相存，那是书道最深衷的喜悦！安身其中，立命其中，你不会再怀疑“书法背后的文化力量”，不再“颠倒梦想”。重拾先人观“风”的功夫，艺术人生会更加踏实，更从容。

春华秋实，大雅之风，径自吹去